

今古奇观

(明) 抱瓮老人 著

下 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今古奇观/ (明) 抱瓮老人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9.9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ISBN 7 - 80094 - 732 - 7

I . 今 … II . 抱 … III . 话本小说 - 中国 - 明代 IV .
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3660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25.5 字数 572 千字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出版说明

【版本及收藏情况】

原名《古今奇观》，一名《喻世名言二刻》，存44卷。题“姑苏抱瓮老人辑”“笑花主人阅”。清初刊本，首姑苏笑花主人序言，北京图书馆有藏。吴郡宝翰楼刊本，又题《喻世名言二刻》，巴黎图书馆有藏。

【内容梗概】

内容多与“三言二拍”重合，目次如下：

- 卷一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醒世恒言》卷二)
- 卷二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醒世恒言》卷一)
- 卷三 滕大尹鬼断家私
(《喻世明言》卷十)
- 卷四 裴晋公义还原配
(《喻世明言》卷九)
- 卷五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警世通言》卷三十二)

- 卷六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警世通言》卷九)
- 卷七 卖油郎独占花魁
(《醒世恒言》卷三)
- 卷八 灌园叟晚逢仙女
(《醒世恒言》卷四)
- 卷九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初刻拍案惊奇》卷一)
- 卷十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五)
- 卷十一 吴保安弃家赎友
(《喻世明言》卷八)
- 卷十二 羊角哀舍命全交
(《喻世明言》卷七)
- 卷十三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喻世明言》卷四十)
- 卷十四 宋金郎团圆破毡笼
(《警世通言》卷二十二)
- 卷十五 卢太学诗酒傲公侯
(《醒世恒言》卷二十九)
- 卷十六 李公穷邸遇侠客
(《醒世恒言》卷三十)
- 卷十七 苏小妹三难新郎
(《醒世恒言》卷十一)
- 卷十八 刘元普双生贵子
(《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

- 卷十九 俞伯牙摔琴谢只因
(《警世通言》卷一)
- 卷二十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警世通言》卷二)
- 卷二十一 老门生三世报恩
(《警世通言》卷十八)
- 卷二十二 钝秀才一朝变泰
(《警世通言》卷十七)
- 卷二十三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喻世明言》卷一)
- 卷二十四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喻世明言》卷二)
- 卷二十五 徐老仆义愤成家
(《醒世恒言》卷三十五)
- 卷二十六 蔡小姐忍辱报仇
(《醒世恒言》卷三十六)
- 卷二十七 钱秀生错占凤凰俦
(《醒世恒言》卷七)
- 卷二十八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醒世恒言》卷八)
- 卷二十九 怀私怨狠仆告主
(《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一)
- 卷三十 念亲恩孝女藏儿
(《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八)
- 卷三十一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警世通言》卷五)

- 卷三十二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喻世明言》卷二十六)
- 卷三十三 唐解元玩世出奇
(《警世通言》卷二十六)
- 卷三十四 女秀才移花接木
(《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六)
- 卷三十五 王娇鸾百年长根
(《警世通言》卷三十四)
- 卷三十六 十三郎五岁朝天
(《二刻拍案惊奇》卷五)
- 卷三十七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七)
- 卷三十八 赵县君乔黄柑子
(《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四)
- 卷三十九 夸妙术丹客提金
(《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八)
- 卷四十 逞多才白丁横带
(《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二)

目 录

上 册

第 一 卷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1)
第 二 卷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14)
第 三 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32)
第 四 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52)
第 五 卷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63)
第 六 卷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81)
第 七 卷	卖油郎独占花魁	(97)
第 八 卷	灌园叟晚逢仙女	(138)
第 九 卷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161)
第 十 卷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183)
第 十 一 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202)
第 十 二 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216)
第 十 三 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224)
第 十 四 卷	宋金郎团圆破毡笠	(256)

第十五卷	卢太学诗酒傲公侯	(278)
第十六卷	李 公穷邸遇侠客	(308)
第十七卷	苏小妹三难新郎	(338)
第十八卷	刘元普双生贵子	(355)
第十九卷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384)
第二十卷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396)

下 册

第二十一卷	老门生三世报恩	(407)
第二十二卷	钝秀才一朝交泰	(419)
第二十三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432)
第二十四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467)
第二十五卷	徐老仆义愤成家	(491)
第二十六卷	蔡小姐忍辱报仇	(512)
第二十七卷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539)
第二十八卷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563)
第二十九卷	怀私怨狠仆告主	(588)
第三十卷	念亲恩孝女藏儿	(608)
第三十一卷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623)
第三十二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637)
第三十三卷	唐解元玩世出奇	(649)
第三十四卷	女秀才移花接木	(660)
第三十五卷	王娇鸾百年长恨	(689)
第三十六卷	十三郎五岁朝天	(712)

第三十七卷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731)
第三十八卷	赵县君乔送黄柑子	(750)
第三十九卷	夸妙术丹客提金	(773)
第 四 十 卷	逞多财白丁横带	(790)

第二十一卷

老门生三世报恩

买只牛儿学种田，结间茅屋向林泉。
也知老去无多日，且向山中过几年。
为利为官终幻客，能诗能酒总神仙。
世间万物俱增价，老去文章不值钱。

这八句诗，乃是达者之言。末句说：“老去文章不值钱。”这一句还有个评论。大抵功名迟速，莫逃乎命，也有早成，也有晚达。早成者未必有成，晚达者未必不达：不可以年少而自恃，不可以年老而自弃。这老少二字，也在年数上论不得。假如甘罗十二岁为丞相，十三岁上就死了，这十二岁之年，就是他发白齿落背曲腰弯的时候了，后头日子已短，叫不得少年。又如姜太公八十岁还在渭水钓鱼，遇了周文王以后车载之，拜为师尚父。文王薨，武王立，他又秉钺为军师，佐武王伐纣，定了周家八百年基业；封于齐国，又教其子丁公治齐，自己留相周朝，直活到一百二十岁方死。你说八十岁一个老渔翁，谁知日后还有许多事业，日子正长哩！这等看将起来，那八十岁上，还是他初束发、刚顶冠、

做新郎、应童子试的时候，叫不得老年。世人只知眼前贵贱，那知去后的日长日短？见个少年富贵的，奉承不暇；多了几年年纪，蹉跎不遇，就怠慢他：这是短见薄识之辈。譬如农家，也有早谷，也有晚稻，正不知那一种收成得好。不见古人云：

东园桃李花，早发还先萎。迟迟涧畔松，郁郁含晚翠。

闲话休提。却说国朝正统年间，广西桂林府兴安县有一秀才，覆姓鲜于，名同，字大通。八岁时曾举神童，十一岁游庠，超增补廪。论他的才学，便是董仲舒、司马相如也不看在眼里，真个是胸藏万卷，笔扫千军；论他的志气，便像冯京、商辂连中三元，也只算他便袋里东西，真个是足蹶风云，气冲牛斗。何期才高而数奇，志大而命薄，年年科举，岁岁观场，不能得朱衣点额，黄榜标名。到三十岁上，循资该出贡了。他是个有才有志的人，贡途的前程是不屑就的。思量穷秀才家，全亏学中年规这几两廪银，做个读书本钱，若出了学门，少了这项来路，又去坐监，反费盘缠。况且本省比监里又好中，算计不通。偶然在朋友前露了此意，那下首该贡的秀才，就来打话要他让贡，情愿将几十金酬谢。鲜于同又得了这个利息，自以为得计。第一遍是个情，第二遍是个例，人人要贡，个个争先。鲜于同自三十岁上让贡起，一连让了八遍，到四十六岁，兀自沉埋于泮水之中，驰逐于青衿之队。也有人笑他的，也有人怜他的，又有人劝他的。那笑他的他也不睬，怜他的他也不受，只有那劝他的，他就

勃然发怒起来，道：“你劝我就贡，止无过道俺年长，不能个科第了。却不知龙头属于老成，梁颢八十二岁中了状元，也替天下有骨气肯读书的男子争气。俺若情愿小就时，三十岁上就了，肯用力钻制，少不得做个府佐、县正，昧着心田做去，尽可荣身肥家。只是如今是个科目的世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谁说他胸中才学？若是三家村一个小孩子，粗粗里记得几篇烂旧时文，遇了个盲试官乱圈乱点，睡梦里偷得个进士到手，一般有人拜门生、称老师，谈天说地，谁敢出个题目将戴纱帽的再考他一考么？不止于此，做官里头还有多少不平处：进士官就是个铜打铁铸的，撒漫做去，没人敢说他不是；科贡官兢兢业业，捧了卵子过轿，上司还要寻趁他。比及按院复命，参论的但是进士官，凭你叙得极贪极酷，公道看来拿问也还透头，说到结末，生怕断绝了贪酷种子，道：‘此一臣者，官箴虽玷，但或念初任，或念年青，尚可望其自新，策其末路，姑照浮躁或不及例降调。’不够几年工夫，依旧做起。倘拼得些银子，央要道挽回，不过对调个地方，全然没事。科贡的官一分不是，就当做十分；晦气遇着别人有势有力，没处下手，随你清廉贤宰，少不得借重他替进士顶缸。有这许多不平处，所以不中进士，再做不得官。俺宁可老儒终身，死去到阎王面前高声叫屈，还博个来世出头。岂可屈身小就，终日受人懊恼，吃顺气丸度日！”遂吟诗一首，诗曰：

从来资格困朝绅，只重科名不重人。
楚士凤歌诚恐殆，叶公龙好岂求真。
若还黄榜终无分，宁可青衿老此身。

铁砚磨穿豪杰事，《春秋》晚遇说平津。

汉时有个平津侯，覆姓公孙，名弘，五十岁读《春秋》，六十岁对策第一，做到丞相，封侯。鲜于同后来六十一岁登第，人以为讖，此是后话。

却说鲜于同自吟了这八句诗，其志愈锐。怎奈时运不利，看看五十齐头，“苏秦还是旧苏秦”，不能够改换头面。再过几年，连小考都不利了。每到科举年分，第一个拦场告考的就是他，讨了多少人的厌贱。到天顺六年，鲜于同五十七岁，鬓发都苍然了，兀自挤在后生家队里，谈文讲艺，娓娓不倦。那些后生见了他，或以为怪物，望而避之；或以为笑具，就而戏之。这都不在话下。

却说兴安县知县，姓蒯，名遇时，表字顺之，浙江台州府仙居县人氏。少年科甲，声价甚高。喜的是谈文讲艺，商古论今。只是有件毛病，爱少贱老，不肯一视同仁。见了后生英俊，加意奖借；若是年长老成的，视为朽物，口呼“先辈”，甚有戏侮之意。其年乡试届期，宗师行文，命县里科。蒯知县将合县生员考试弥封阅卷，自恃眼力，从公品第，黑暗里拔了一个第一，心中十分得意。向众秀才面前夸奖道：“本县拔得个首卷，其文大有吴越中气脉，必然连捷，通县秀才皆莫能及。”众人拱手听命，却似汉王筑坛拜将，正不知拜那一个有名的豪杰。比及拆号唱名，只见一人应声而出，从人丛中挤将上来，你道这人如何？

矮又矮，胖又胖，须鬓黑白各一半。破儒巾，欠时样，蓝衫补孔重重绽。你也瞧，我也看，若还冠带像胡

判。不枉夸，不枉赞，“先辈”今朝说嘴惯。休羡他，莫自叹，少不得大家做老汉。不须营，不须干，序齿轮流做领案。

那案首不是别人，正是那五十七岁的怪物、笑具，名叫鲜于同。合堂秀才哄然大笑，都道：“鲜于先辈又起用了。”连蒯公也自羞得满面通红，顿口无言。一时间看错文字，今日众人属目之地，如何翻悔！忍着一肚子气，胡乱将试卷拆完。喜得除了第一名，此下一个个都是少年英俊，还有些噤中带喜。是日蒯公发放诸生事毕，回衙闷闷不悦，不在话下。

却说鲜于同少年时本是个名士，因淹滞了数年，虽然志不曾灰，却也是：

泽畔屈原吟独苦，洛阳季子面多惭。

今日出其不意，考个案首，也自觉有些兴头。到学道考试，未必爱他文字，亏了县家案首，就搭上一名科举，喜孜孜去赴省试。众朋友都在下处看经书，温后场，只有鲜于同平昔饱学，终日在街坊上游玩。旁人看见，都猜道：“这位老相公，不知是送儿子孙儿进场的？事外之人，好不悠闲自在。”若晓得他是科举的秀才，少不得要笑他几声。

日居月诸，忽然八月初七日，街坊上大吹大擂，迎试官进贡院。鲜于同观看之际，见兴安县蒯公，正征聘做《礼记》房考官。鲜于同自想：我与蒯公同经，他考过我案首，必然我的文字，今番遇合，十有八九！”谁知蒯公心里不然，

他又是一个见识道：“我取个少年门生，他后路悠远，官也多做几年，房师也靠得着他。那些老师宿儒，取以无益。”又道：“我科考时不合昏了眼，错取了‘鲜于先辈’，在众人前老大没趣。今番再取中了他，却不又是一场笑话。我今阅卷，但是三场做得齐整的，多应是夙学之士，年纪长了，不要取他。只拣嫩嫩的口气，乱乱的文法，歪歪的四六，怯怯的策论，愤愤的判语，那定是少年初学。虽然学问未充，养他一两科，年还不长，且脱了鲜于同这件干纪。”算计已定，如法阅卷，取了几个不整不齐、略略有些笔资的，大圈大点，呈上主司。主司都批了“中”字。到八月廿八日，主司同各经房在至公堂上拆号填榜。《礼记》房首卷，是桂林府学安县学生，覆姓鲜于名同，习《礼记》，又是那五十七的怪物、笑具侥幸了！蒯公好生惊异。主司见蒯公有不乐之色，问其缘故。蒯公道：“那鲜于同年纪已老，恐置之魁列，无以压服后生，情愿把一卷换他。”主司指堂上匾额道：“此堂既名为‘至色堂’，岂可以老少而私爱憎乎？自古龙头属于老成，也好把天下读书人的志气鼓舞一番。”遂不肯更换，判定了第五名正魁。蒯公无可奈何。正是：

饶君用尽千般力，命里安排动不得。

本心拣取少年郎，依旧收将老怪物。

蒯公立心不要中“鲜于先辈”故此只拣不整齐的文字才中。那鲜于同是宿学之士，文字必然整齐。如何反投其机？原来鲜于同为八月初七日看了蒯公入帘，自谓遇合十有八九，回归寓中，多吃了几杯生酒，坏了脾胃，破腹起来。勉

强进场，一头想文字，一头泄洩，洩得一丝两气，草草完篇。二场三场，仍复如此。十分才学不曾用得一分出来，自谓万无中式之理。谁知蒯公倒不要整齐文字，以此竟占了个高魁。也是命里否极泰来，颠之倒之，自在凑巧。那兴安县刚刚只中他一个举人。当日鹿鸣宴罢，众同年序齿，他就居了第一。各房考官见了门生，俱各欢喜。惟蒯公闷闷不悦。鲜于同感蒯公两番知遇之恩，愈加殷勤。蒯公愈加懒散，上京会试，只照常规，全无作兴加厚之意。明年，鲜于同五十八岁，会试，又下第了。相见蒯公。蒯公更无别语，只劝他：“选了官罢。”鲜于同做了四十余年秀才，不肯做贡生官，今日才中得一年乡试，怎肯就举人职？回家读书，愈觉有兴。每闻里中秀才会文，他就袖了纸墨笔砚，挨入会中同做。凭众人耍他、笑他、嗔他、厌他，总不在意。做完了文字，将众人所作看了一遍，欣然而归，以此为常。

光阴荏苒，不觉转眼三年，又当会试之期。鲜于同时年六十有一，年齿虽增，矍铄如旧。在北京第二遍会试，在寓所得其一梦。梦见中了正魁，会试录上有名，下面却填做《诗经》，不是《礼记》。鲜于同本是个宿学之士，那一经不通？他功名心急，梦中之言不由不信，就改了《诗经》应试。事有凑巧，物有偶然。蒯知县为官清正，行取到京，钦授礼科给事中之职，其年又进会试经房。蒯公不知鲜于同改经之事，心中想道：“我两遍错了主意，取了那‘鲜于先辈’做了首卷，今番会试，他年纪一发长了。若《礼记》房里又中了他，这才终身之玷。我如今不要看《礼记》，改看了《诗经》卷子，那‘鲜于先辈’中与不中，都不干我事。”比及入帘阅卷，遂请看《诗》五房卷。蒯公又想道：“天下举

子像‘鲜于先辈’的，谅也非止一人，我不中鲜于同，又中了别的老儿，可不是‘躲了雷公，遇了霹雳’！我晓得了，但凡老师宿儒，经旨必然十分透彻；后生家专工四书，经义必然不精。如今倒不要取四经整齐，但是有些笔资的，不妨题旨影响，这定是少年之辈了。”阅卷进呈，等到揭晓，《诗》五房头卷，列在第十名正魁。拆号看时，却是桂林府兴安县学生，覆姓鲜于名同，习《诗经》，刚刚又是那六十一岁的怪物、笑具！气得蒯遇时目瞪口呆，如槁木死灰模样：

早知富贵生成定，悔却从前枉用心。

蒯公又想道：“论起世上同名姓的尽多，只是桂林府兴安县却没有两个鲜于同。但他向来是《礼记》，不知何故又改了《诗经》？好生奇怪！”候其来谒，叩其改经之故。鲜于同将梦中所见，说了一遍。蒯公叹息连声道：“真命进士，真命进士！”自此蒯公与鲜于同师生之谊，比前反觉厚了一分。殿试过了，鲜于同考在二甲头上，得选刑部主事。人道他晚年一第，又居冷居，替他气闷，他欣然自如。

却说蒯遇时在礼科衙门直言敢谏，因奏疏里面触突了大学士刘吉，被吉寻他罪过，下于诏狱。那时刑部官员，一个个奉承刘吉，欲将蒯公置之死地。却好天与其便，鲜于同在本部一力周旋看觑，所以蒯公不致吃亏。又替他纠合同年，在各衙门恳求方便，蒯公遂得从轻降处。蒯公自想道：“‘着意种花花不活，无心栽柳柳成阴。’若不中得这个老门生，今日性命也难保。”乃往“鲜于先辈”寓所拜谢。鲜于同道：